

论米德的符号与符号自我理论

冯月季

摘要：乔治·米德作为美国20世纪重要的哲学家，在符号理论和自我理论研究方面具有开拓性的贡献。米德认为，人们在社会交往中通过姿态和态度的表达形成了具有普遍表意特征的符号，符号内化为人类思维和心灵的存在状态，同时在社会交往关系中显现符号意义的表达。人的自我就是在社会交往关系中通过符号互动形成的，根本上，自我就是社会系统中一个具有弹性的符号表意结构。

关键词：符号；符号表意；符号功能；符号自我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547 (2017) 01-0021-08

DOI:10.13221/j.cnki.ljj.2017.01.004

乔治·米德的符号理论从姿态和态度出发，注重符号在社会行为中的表意功能。认为自我就是社会结构当中一个具有弹性的表意符号，符号自我既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向下的生物学还原，也反对向上的新黑格尔主义的社会还原。符号自我具有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表现为互动性、社会性、主体间性、平等性和多元性。

一、姿态、态度与符号

米德是从他的老师威廉·冯特那借鉴来姿态这个概念的。冯特使用姿态这个概念与他的“唯意志论”密不可分，根据冯特的观点，任何外部的行为都是以心灵内部的意志为前提的，姿态大致产生于内部意志和意识之间的时间段。

当然后来冯特形成了他的心理学的内省主义，而米德此时仍然是一个新黑格尔主义者，主要受他在哈佛大学的老师乔赛亚·罗伊斯的影响。米德接受了姿态这个概念，但是把它从心灵内部分离出来运用在社会情境中。

对米德来说，姿态并不是像达尔文所说的仅仅是情绪的表达。它意味着一个社会行为的开始。这里仍然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姿态是如何产生的。是来自于人的本能冲动还是先天具有的主观意识，也就是说行为者的第一个姿态来自于什么。按照冯特内省主义的观点，姿态来自于心灵的意志，这大致相当于哲学上所说的意向性，就是在我们开始某个行为之前，在内心已经存在这个行为的意识。

从进化论的立场分析，米德认为只有当有机体从生物学自我发展到社会性自我之后，开

基金项目：本文系燕山大学2014年度博士基金项目（B881）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冯月季，燕山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博士。

始产生了自我意识。这时候有机体的姿态才是表意的姿态，姿态的产生来自于自我意识，但是由于自我意识是社会经验的建构，那么姿态就是在社会过程中产生的。

从时间上来看，姿态就不是像冯特所说的先于意识而出现，它紧随有机体有意识地开始某个行为之后产生。也就是说，它的位置介于自我意识与行为之间，是行为的前阶段。

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当有机体发出一个姿态向另外一个有机体表明某个社会行为时，第一个有机体能够明白这个姿态在他的经验中所呈现的意义，如果这个姿态在第二个有机体那里引起类似的态度，并且第一个有机体对之作出明确的反应，那么这个姿态便成为了有意义的符号。然后不同的交往主体之间从第一个表意的姿态开始，一直持续下去，直到取得行为的结果。

米德还用过态度 (Attitude) 这个概念，“态度意味着某种暗示或象征，所以它不仅仅是刺激，态度构成了事物的意义”。^① 不过在米德那里有时姿态和态度这两个概念他看作是同义的，比如“姿态就是人们准备行为的态度”。^① 有时他又认为态度先于姿态而产生，比如“我们的态度朝向另外一个个体取决于在他的姿态中意味着将要对我们做什么。我们回应他的姿态然后采取一个态度表明我们的反应”。^① 米德对这两个概念的表述不是很清楚。

从符号的角度来说，这里的态度指的应当是符号发送者的意图意义。然后经过编码之后到达符号接受者那里，但是至于符号接受者能不能如米德所描述的那样，一个姿态在“另外一个个体那里引起一个类似的态度并唤起了一个相似的想法”。^② 这取决于多种因素的影响，米德只是提到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是有可能的，这里的社会情境指的应当是在一个共同的社群中，交流者具有大致相似的文化背景，除此之外，还会受到符号文本意义等因素的影响。

符号的存在方式是以观念的形式存储在心灵中，但是在具体的行为中，与符号之间发生关系的是自我意识。因为自我意识所具有的主观性，它来指导我们的行为应当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当然，这里意识的主观性和判断力不是天生具有的，它要从心灵当中去寻找与当下行为有关的经验，从而保证理性的行为能够完成。

所以说，在社会行为中，符号与心灵和意识都要发生关联。而且通过表意的符号，在心灵中形成一种行为的机制，将对象符号化并且标示出行为情境的特征。“人以某种方式向另一个人并向他自己指明这一特征，不管它是什么；而且通过这一指明的姿态将它变成一种符号，从而构成一种机制，这种机制至少使有理智的行为得以完成。”^③

尽管米德没有指出在具体的符号操作层面表意的复杂性，他认为一个姿态符号对所有接受者来说都意味着相同的意义。但是米德指出了符号在自我形成中的中心角色，他说如果不借助这些具有表意符号的姿态，心灵或自我意识就不可能存在，我们的智力和思维也就找不到存在的依托。思维的本质乃是在社会过程中将个体之间通过表意的符号会话内化在经验中，这样的表意符号对同一个社群中的个体来说，具有同样的意义，因而社群成员的交往是可能的。

现在我们可以就米德所提出的姿态与符号的概念进行一个总结，正如他本人所指出的：“我们已经看到，意义的逻辑结构体现在以下三层关系中：作出调整性回应的姿态，以及对既定社会行为的姿态。第一种有机体的姿态对第二种有机体所作出的回应，就是带出那种姿态的意义，正如指示出由该姿态引发的社会行为那样。在这个社会行为之中，两种组织（或机体）都因此被牵扯进来。姿态、调整性反应以及社会行为的必然结果，三者之间的三元模式关系是意义的根本；因为意义的存在取决于这样的事实：第二组织的调整性反应是朝向社会行为的必然结果，就如第一组织的姿态所引发和指示的那样。”^③

由此可以分析，在关于符号以及符号表意问题上，米德与皮尔斯是一致的。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与欧洲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相比，关键在于符号的解释项，由此构成了符号表意的三元模式。

皮尔斯还给符号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他说：“我们通常会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一个事物。首先，对于事物本身我们会有一个基本的理解；第二，我们会考虑到这个事物与其他任何事物之间的联系；第三，我们会将第一项与第二项联系起来理解，如此，它就能够给我们的思想传递关于某个事物的意义。这样，它就是一个符号，或者表征。”^{〔4〕}皮尔斯根据其对于事物范畴的划分，将符号表意过程分为三项：符号（sign）、对象（object）、解释项（interpretant）。皮尔斯的符号表意三分式使得符号表意具有了无限延展的能力，并且在符号表意过程中，符号接受者成为交流的关键因素。

与此相比，米德的符号理论也是三元模式，相对于皮尔斯的符号、对象、解释项。米德符号表意的三个组成部分是：第一个有机体的表意姿态、第二个有机体的反应姿态以及社会行为的必然结果。第一个有机体的表意姿态对应于皮尔斯所说的符号，第二个有机体的反应姿态对应于皮尔斯所说的解释项，而社会行为的必然结果可以被理解为皮尔斯所说的客体（对象）。

二、符号的意义及其功能

米德指出了表意的符号构成了心灵或思维的存在状态，他认为：“只有借助于作为表意符号的姿态，心灵或智力的存在才是可能的；因为只有凭借作为表意符号的姿态，思维才能发生，思维无非是个体借助于这些姿态与自己进行的内在化的隐含的对话。……这样内在化了的姿态是表意的符号，因为它们对于特定社会或社会群体中的所有个体成员具有同样的意义。”^{〔3〕}

这里就涉及两个问题：其一是意义的存在状态问题，表意的符号构成了心灵或思维的存在状态。首先符号必有意义，那么符号的意义是同时存在于心灵当中的吗？或者说，当我们开始使用符号与他人交往的时候，意义就已经先在了吗？其二是当一个认知对象被符号化之后，它的意义是不是恒定的，在任何状况下都表征它固有的意义？

比如办公室里两个人S和Y，S指着一把椅子，请Y将这把椅子搬到隔壁的办公室。针对S的这样一个表意的姿态，Y会作出一个反应，但是Y作出的反应是针对S指着这把椅子的请求行为，当Y开始答应S的请求并且将椅子搬到隔壁办公室的时候，意义才产生了。

也就是说，意义不是先在的存在于心灵之中，只有在社会行为中，根据交往双方的语境，符号和意义才能结合为一体。对实用主义者来说，更是如此，比如皮尔斯就认为：“从符号的层面上来说，任何符号的意义是它的正确的效果。而且它的理性的意义是它对于应该被我的理性所掌握的东西产生的正确的效果；也就是说，对应于我的行为。”^{〔5〕}

同样在米德看来，如果两个交往主体，如果第一个主体作出表意的姿态，第二个主体对这个表意的姿态作出某种反应。比如上面所说的例子，Y对S作出请求将椅子搬到隔壁办公室的行为作出反应，无论是肯定的反应还是否定的反应。意义就产生在表意的姿态与两个交往主体以及社会行为结果的三元关系中。从米德的表述来看，意义虽然不是先在的，但从社会行为的过程来看，它是潜在的。也就是说：“意义隐含地（如果不是始终明显的）存在于社会行为不同阶段之间的关系中，它起源于这种关系并从中发展出来。从人类进化的角度来说，它的发展表现在符号化上。”^{〔6〕}

通过符号化才有了世界上如此多的认知对象，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进化过程。并且是在

人类有意识的经验领域完成的，所以从根本上来说，意义不能够被认为是一种心灵或意识的存在状态，它完全存在于经验领域之内，存在于社会关系领域中。

另外一个方面，关于决定符号意义的因素问题。米德首先从人的认识论角度分析，“认识不是对外部事物的反映，而是行为的工具。他否认认识论要研究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主张应把认识论变成方法论和逻辑，认识论的任务就是确定科学发现的程序。在他看来，认识只能发生在人类有机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认识是人对环境的刺激作出的反应，是人的行动的工具”。^[7]

既然认识只能发生在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也就是说对于符号的意义而言，既取决于环境的变化，也取决于人的主观认识。实用主义的认识论认为世界上总是存在可以被认识的事物，也必定存在不可能认识的事物。从客观相对主义和进化论的立场出发，就得承认符号的意义也正如自我一样，没有什么绝对的必然性。

米德指出了符号的意义所具有的两个特征，一个是参与功能，一个是交往功能。这也是符号的两个功能，对米德来说，符号还存在第三种功能，叫做分类功能，不过他表述的不是很清楚，只是简略地表达了这个观点。符号的这三种功能，使得自我摆脱了孤独存在的状态，使得人与人之间有了交往和沟通的媒介。

关于符号的第一种功能：参与功能，实际上与交往功能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共同参与的交往行为要基于一个前提，即符号发送者和接受者对于表示对象的符号有共同的认知。假如在跨文化背景下，双方存在绝对的文化差异，比如美国土著印第安人的词汇中没有表示“迟到”、“等候”等词语，那么在与美国白人的交往中，就无法相互理解对方的意思，双方谈论此类问题显然缺乏交往的意义基础。

人们参与交往的能力与人的智力因素有很大关系，前提是自我要介入社会关系中，智力因素才能发挥参与交往行为的功能。人的智力能够将符号的潜在意义从社会过程中提取出来用作交往的媒介，米德指出，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存在两个基本互补的逻辑结构：“(1) 社会过程通过交往使得它所牵涉的那些个体成为可能，并通过交往使得一系列对象出现在自然中，这些对象与社会个体是相互联系的（对象指的是常识意义上的）；以及（2）任何一个特定的社会行为，一个有机体的姿态和另一个有机体的反应姿态，都引起了存在于作为开始姿态或完成行为结果之间的关系。”^[3]

从符号的参与交往的功能，米德逐渐形成了符号互动理论的基础，米德的自我理论受威廉·詹姆斯“多重自我”的影响，但是詹姆斯未能说明自我是如何产生的，他的自我是静止的自我。米德则通过符号交往阐明了自我的社会性：“自我的产生是一个社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交往和参与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8]自我也始终处于变化之中，自我的思想活动总是从现在的“主我”返回到过去的“客我”，在自我内部形成交流和对话。

米德非常欣赏杜威提出的交往在社会中扮演核心角色的观点，由于自我总是能够站在他人的立场上思考，米德认为存在符号表意的普遍性。符号的意义既是普遍的也是客观的，它将社会上分散的不同自我连结起来。

正如杜威所指出的，符号的交往功能既是工具性的，也具有终极性。它的工具性表现在：通过符号这个媒介，搭建了不同心灵自我之间交往的桥梁，将孤独自我解放出来置于社会关系之中，共同分享彼此的经验。而且将人与物理世界联系起来，并且这种联系是必然的。这直接反驳了二元论哲学和机械论哲学的某些观点，二元论哲学认为物理世界的现象是纯粹独立于人的经验之外，心灵与外部实在是两个各自独立的实体；机械论哲学则认为物理世界就

是一架上帝精心设计的巨大机械，各个部分都是固定不变的。

实用主义的符号理论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通过符号的交往参与功能，符号不但是连结不同社会自我的工具，同时也是连结心灵与外部世界的工具。如此，任何我们认知范围内的物理世界的变化都属于人类经验范围。其次，利用符号作为工具，人们对符号结构进行改变，或者创造某些符号结构，其目的都是使人们生活在一个有序和有意义的世界中。

符号交往的终极性表现在：只有通过符号，事物的各种意义才能被不同的自我分享。然后这些意义继续得到不同自我的解释和深化，造成一种社会个体共享全部意义的感觉。米德也曾经指出：有他人参与在内的交往原则，构成了人类社会组织基础的原则。“这一原则要求他人在自我中出现，他人与自我具有同一性，通过他人而达到自我意识，这种参与通过人类交往成为可能。”^{〔3〕}也因为这种社会交往行为，自我就总是处于动态的演化之中。

米德的目的在于通过交往行为，自我在社会发展中能够扮演他人的角色，从他人的立场和角度看问题。他所说的角色扮演不是短暂的行为，也不是作为姿态的一个偶然结果，而是成为一种社会发展的机制。社群成员其他人的经验和行为过程出现在自我的经验中并且控制和指导自我的行为，进而重建理想的道德自我与社会民主。

符号的第三种功能：分类功能。米德是这样表述的，他说人们在社会行为中通过智力将对象符号化，然后赋予其特定的意义，其目的在于将这个有意义的对象与其他对象区别开来。米德仍然特别强调在对事物的分类中行为和经验的重要性，对于米德而言，符号具有物质-行为的特征。如何在经验中将它们分成不同的种类，最主要的就是通过实践行为。通过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人类的智力和自我意识具有赋予事物某种功能的能力。这里的能力就是这个事物作为符号的意义的体现，比如椅子主要是用来坐的，自行车主要是用来作为代步工具。

正是因为不同的事物被人们赋予不同的功能，因而彼此互相区分。不过需要说明一点，这些事物的功能本身并不是它们固有的，它们只是各自功能的载体，如果不是在使用中被人们接受，就没有任何意义。按照约翰·塞尔的话说，这些功能就是事物的“身份”。因为功能不同，身份各异，由此才有世界上千姿百态的各种事物，才构成了一个多元的世界。

用符号学的术语来表达，符号的这种分类功能叫作分节（Articulation）。通常指的是对符号的能指进行分节，然后才有符号表意的多元，小到衣服上的纽扣，大到国家形态，都存在能指分节的现象。罗兰·巴尔特曾经指出，对于符号学来说，必须承认一个事实：“意义首先是切分。于是，符号学的未来任务与其说建立词项的词汇学，不如说是去发现人类实际经验到的分节方式。”^{〔9〕}或许有朝一日可以建立一门新的学科：分节学。

符号分节看起来是个能指问题，而其实根本上仍然是个意义问题。正是因为需要有与其他的符号不同的表意，才对能指进行分节。对符号进行分节是人类生存在一个多元世界中的需要，人类需要意义，意义来自于交往，如果符号都是同质的，则只有一种意义，不需要不同的符号系统之间进行转换和解释，那么也就没有交往的必要和可能。

如果上升到文化的层面，则“任何符号都落到文化的‘多分节’的局面之中”。^{〔10〕}实用主义的核心内容就是坚持多元的价值观和宽容精神，例如威廉·詹姆斯就认为我们生存在一个多元和杂乱无章的时间和空间中。人作为社会的存在物，必定也是处于不同的符号系统中，从外部给予了我们每个人不同的身份，从自我内部来说，因为每个人的经验不同，心灵体系中的符号系统也存在差异。从这两方面来说，自我都是多元的。

三、自我作为社会结构当中的表意符号

经典实用主义者当中，皮尔斯曾经提出过自我就是一个符号的观点，他说：“人们所使用的词语和符号就是人的自我。因为把每个思想是一个符号的事实与生命是思想的列车的事实联系起来，我们可以证明人就是一个符号，因此，每个思想是一个外在的符号，证明人是一个外在的符号。”^{〔11〕}皮尔斯阐述了我们只有在使用符号时才能够产生思想的观点，如果所有的思想都来自于符号，那么毫无疑问，自我也是一个符号。

这是皮尔斯表达过的最明确的关于自我是一个符号的观点，但正如诺伯特·威利所指出的：“他并没有解释自我作为一个独立自主、自成一类的实体，怎样成为一个符号。”^{〔5〕}也就是说，自我成为一个符号的过程是怎样的。

欧洲符号学虽然遵循的是索绪尔的二元对立路线，不过在列维-施特劳斯 (Claude Lévi-Strauss) 和安贝托·艾柯 (Umberto Eco) 的符号学思想中都表达过符号自我或者相似的观点。

施特劳斯的符号人类学将所有的事物都看成是符号，“对人类学来说（它是人与人的一种对话），所有事物都是象征和符号，它们充当两个主体之间的媒介”。^{〔12〕}换言之，既然所有的事物都可以看作是符号，那么自我作为社会的存在，也应当是由符号构成的。在施特劳斯的符号学模式中，所有的意义都是二元对立关系，包括亲属关系、神话意义、血缘关系等，这种二元对立与自我的结构是相仿的。不过施特劳斯没有说明符号自我的内容以及符号自我是如何形成的。

艾柯在他的《符号学理论》一书的结尾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从符号学的层面来说，符号交往行为的主体处于什么位置上。也就是说在符号发送者和符号接受者的问题上，艾柯认为不能将两者仅仅看作是一种虚拟交流物。符号发送者和接受者都是具体的有生命的历史经验主体——话语行为主体，话语行为的主体也即社会上一个个独立的自我，它们“也必须被视为讯息或文本的潜在所指物之一，而不管它是多么明确或隐晦。因而它就是这一讯息所实施的潜在活动的客体之一”。^{〔13〕}

由符号活动构造的主体，艾柯说：“并非把这一主体当作现象学的超验自我，而是当作一种‘深层、潜在的主体’。”^{〔13〕}艾柯认为符号学作为研究意义的理论，必然是有关说话主体的理论，这个主体不能脱离身体、意识、历史的因素，必须是一个活生生的社会存在。艾柯或许在这里想表达这样的意思：在明确的意义上，符号看起来是指向对象的。但是从符号最终意义生成来看，要依靠作为话语行为主体的符号发送者和接受者，它们才是决定符号意义的根本。艾柯隐约地表达了一种“人”的符号学观点，但是他没有说清楚这些与自我之间有什么关系，也没有表明自我是如何成为一个符号的。

这种观点艾柯在《符号学与语言哲学》中表述得更为清晰，艾柯认为在符号化过程中符号作为交往的工具，由此同一个主体不断地被重构和分解。因而主体的存在就处在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我们，作为主体，是由诸符号世界产生的形式而形成的……我们只有作为运动着的符号过程、含意的系统和通信过程才相互理解。只有作为历史变迁（带有前面的符号过程遗留下来的东西）的一给定阶段的符号过程的导行图，才会告诉我们是谁和我们在想什么和如何去想”。^{〔14〕}

巧合的是，米德回答了自我如何成为一个符号的问题。通过两个符号表意三元模式——这其中他的社会行为的观点发挥了重要作用。米德首先从人的生物进化过程分析，他指出在进化过程中人并非仅仅是接受外界的刺激，人的内心还有生命的冲动，能够主动改变环境。在人与环境相互决定的过程中人具有了智力，前面我们已经指出了人的智力具有将对象符号

化并建立符号结构的功能。

这样一个过程是通过具体的社会行为来完成的，每一个社会行为都是自我意识与认知对象之间的对话。并且在恰当的时候自我意识还返回心灵内部，从中寻找对于当前行为有意义的符号。当这个社会行为完成之后，同时也是自我对认知对象符号化过程的完成。然后自我意识就将刚刚获得的这个符号作为经验保存在心灵体系中。

因此，米德认为：“符号代表那些具有意义的事物或对象的意义；它们是经验中的已知部分，在它们之中任何一部分这样出现（或被直接经验到）的时间和场合，它们指示、象征、代表着经验中没有直接出现或被直接经验到的部分。”^{〔3〕}也就是说，自我的心灵全部是由表意的符号构成的，而心灵对米德来说是自我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社会性的心灵构成了自我的本质，从这个层面来说，自我就是由符号构成的。

进而在米德所说的姿态对话的符号三元模式中，由于是在不同的自我之间的社会交往，我们前面已经指出，自我的心灵是符号的集合体，自我在作出一个表意的姿态的时候，它的意图意义必定指向另一个自我这个符号集合体中的某一个或若干个符号。这时另外一个自我就成为符号发送者的对象，依此类推，作为社会存在的任何符号自我，都有可能成为他人交往的对象。但是这里的对象不是客体意义上的事物，而是具有解释能力的主体，两者处在一个对等的地位上进行交往，意义是协商出来的。

米德的自我理论与其复杂的哲学思想有很深的渊源，从早期的机械论、进化论以及生命哲学，最后在实用主义的土壤里米德找到了符号自我的归属。实用主义的自我理论既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向下的生物学还原，也反对向上的新黑格尔主义的社会还原。强调自我的独立性和主体性，正如诺伯特·威利所言：实用主义以符号学的原理将自我与人性解读为使用符号的符号。从这一层面而言，自我就是人类社会文化符号系统其中的一个符号结构。■

参考文献：

- [1] David·L·Miller. The Individual and the Social Self[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142、40-41、40.
- [2] [美] 乔治·H·米德. 心灵、自我与社会[M]. 赵月瑟,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42.
- [3] George·Herbert·Mead. Mind, Self and Societ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4: 120、80、80、48、79、117.
- [4] The Peirce Edition Project, ed. The Essential Peirce: Selected Philosophical Writings, Vol. 2, 1893-1913[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8: 5.
- [5] [美] 诺伯特·威利. 符号自我[M]. 文一茗, 译. 成都: 四川教育出版社, 2011.
- [6] [美] 瓦尔·皮尔士[M]. 郝长堃, 译.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 95.
- [7] 王元明. 行动与效果: 美国实用主义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204.
- [8] George·Herbert·Mead. Movements of Though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M]. London: Cambridge Press, 2007: 412.
- [9] [法] 罗兰·巴尔特. 符号学原理: 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文选[M]. 李幼蒸, 译. 北京: 三联书店出版社, 1988: 147.
- [10] 赵毅衡. 符号学: 原理与推演.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96.
- [11] The Peirce Edition Project, ed. The Essential Peirce: Selected Philosophical Writings, Vol. 1, 1893-1913[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8: 45.
- [12] [法] 克劳德·莱维-斯特劳斯. 结构人类学(第二卷)[M]. 谢维扬,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 12.
- [13] [意] 翁贝托·艾柯. 符号学理论[M]. 卢德平,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

(下转第040页)

- [8]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28.
- [9]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M].上海:东方出版社,2008:3.
- [10][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全球通史[M].吴象婴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338.
- [11]贾磊磊,潘源.文化立国的践行之路——发达国家文化发展的战略选择[J].民族艺术研究,2012(4):50.
- [12]王冷一.2012,韩国执政党拿什么“争票”[N].文汇报,2012-01-30.
- [13]中国广州创意产业发展报告(2010)[M].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1:264.
- [14]王海冬.在金融危机中美国文化产品为何还能占领国际市场[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2(10):40.

责任编辑：严瑾

On the Experiences which were Absorbed by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en Huiwu

Abstract :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bsorbed much development experiences of excellent culture in human history.To be specific,it learned the experiences of culture construction in the history of the CPC,the development experiences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the development experiences of culture of mainly developed country in the world.

Key words : the socialism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s,experiences,absorb

(上接第027页)

- [14][意]翁贝托·艾科.符号学与语言哲学[M].王天清,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64.

责任编辑：魏巍

A Study of George Herbert Mead's Semiotic and Semiotic Self Theory

Feng Yueji

Abstract : As an important philosopher of the 20th century in the United States,George Herbert Mead made a pioneering contribution in semiotic and semiotic self research.Mead thinks that?people in social activities through the expression of posture and attitude form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ideographic semiotic,and semiotic internalized human's thinking and mind.At the same time,semiotic meanings manifest in the social intercourse relations.The self is formed in social relations by semiotic interaction,and fundamentally,the self is a flexible structure of ideographic semiotic in social system.

Key words : semiotic,semiotic signifying,semiotic function,semiotic self